

“我妈烙的饼特香，吃上去就像和你所爱的人接吻。”薄荷甜甜地说。

“别想男孩了，以后什么都得指望女人。”

乔丹的嗓音从电话线那端传来，像个光滑的瓷瓶哗啦一下掉在长富宫大堂的角落里，显得那样古怪。

“我等那个董事长呢，不和你瞎扯了。”

薄荷用身体护住电话，生怕别人发现乔丹的秘密。乔丹毫不掩饰她对女孩的依恋，经常让人脸上挂不祝她和 NBA 的飞人乔丹同名，听起来特别滑稽。薄荷不想把乔丹的名字和一切危险的字眼连在一起，她死心塌地维护着乔丹，自从那年夏令营她们合用一个洗脚盆开始，浑然天成的友情就像百事可乐浸润心田，这是一种宿命的东西。

金灿灿的射灯洒下令人目眩的光，打在墙壁上，闪动着男人和女人的瞳孔。薄荷看看表，还有十分钟那个董事长就要来了，她摸了摸双肩背包里的软盘，心里有点不踏实。

高挑的冷艳美女涂着 CD 口红，一个个都够酷的，娇艳的花瓣晃来晃去，连成一片红云，男人经过她们身边，发馋的目光似乎在说，他体内骚动着渴望。

小猫吃柿子——色迷迷。

涂口红源于一种上古的生殖崇拜。实际上，男人不喜欢女人涂太艳的口红，可女人却乐于炫耀她们的伤口，这些嘟起的红唇不断提醒着男人：是他们咬伤了女人！

薄荷再次摸了摸背包里的软盘。她不需要昆德拉的幽默哲理、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、马斯洛的高峰体验，对她这种有点野心又不想付出大多代价的女孩来说，找个能替自己买单的老公是最现实的。

聪明的女人就应该和丈夫相亲相爱，每天晚上打洗脚水什么的，薄荷今年夏天刚从工艺美院毕业，没有服从分配，暂时还没找工作。她一点也不着急，只想在家集中精力搞创作，上大二开始她的画就已在画廊展出，每月

都能有些收入。另外，她有时帮朋友做电脑动画，一会儿要来的那个董事长就是取软盘的。

“最好他又有钱又精神。”

丈夫好像不是某个具体的人，而是一个抽象概念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丈夫似乎和爱情不挂钩，这个时代的爱情活像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的动物标本，“嫁个好男人是今年的头等大事。”薄荷记得她淡淡地说出这句话时女伴惊讶的表情，“你不像个画画的。”天才需要的是效率，他说不定会去电脑征婚，条件是竞争出来的。

又过去一个模特儿，吸走了薄荷的最后一丝自信，漂亮是平淡生活的最佳注脚，她想去电梯口照照镜子。明晃晃的镜面闪动着缎子特有的银色光泽，女人对镜中的自己是百看不厌的。乔丹说薄荷比美女有才，比才女漂亮。薄荷深吸了一口气，这会儿没有乔丹的鼓励，她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盘清炒豆芽菜。眼睛长得还可以，至少很大，鼻子应该垫垫……她一直坚持使用强生的婴儿护肤品，再加上一半的南方血统，使得皮肤总能保持光洁、细嫩。

“何必呢。”

薄荷嘲笑自己的虚荣心。她松开手，满头乌发滚落下来，捕捉着萌动的情丝。时间到了，她开始向转门那边走，心里似乎还牵挂着那面镜子，等她完全转过身来，一个小伙子叫住了她。

“是薄荷小姐吧，”

“啊，对……”

他就是那个董事长吗，这么小！这张脸在给薄荷造成某种印象之前，已经预先击中了她。

“咱们去咖啡厅吧。”

男孩说着已经走到她前面，那挺直的身板有一种坚实的质感。

薄荷看到他亮滑的头发，感觉他一定用了飘柔洗发液。气氛不对，薄荷还没有将一口气和盘托出，就轻易让出了主动权。下巴好像被什么东西撑着，整个人像条拧干了水的毛巾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薄荷觉得费解，要解释这一切，必须把古典主义过渡到印象派的全部过程叙述下来，而这需要整整一个时代！

他们绕来绕去，终于找到了一处最好的咖啡厅。

薄荷在对着镜子的地方坐下来，这会儿她感觉好一点，但她吞下去的那种印象依然横亘心底。她发觉自己的脸红扑扑的，有一种朴素的高原色。总以为是情场老手呢，看来不过如此。

红色最有感染力，那种流体的亲和力荡漾在男孩脸上，世界在一刹那间变得通体透明，简直要滴出水来。目光被粘住了，如同古老的仪式，长期以来顶礼膜拜的幻想随即被包容在这团红光之中。

“我叫肖汉。”

在一种磁力面前，他叫什么名字似乎都无所谓。薄荷开始仔细端详起他来。她的脑袋具有多媒体的动态捕捉功能。究竟哪一处微小的地方首先击中了她？他看上去显得更小，可又有一种莫名的老成支撑着他，薄荷仿佛看到幽深的古堡中一个小孩套上成人的盔甲，举起一柄和他体重相抵的重剑，仓促应战。

“你长得像个演员。”

薄荷脱口而出，马上又觉得这样说太冒失了。

“是吗？”

肖汉顽皮地扭过头去，迅速照了一下镜子，他的头似乎能转三百六十度。

薄荷的多媒体开始工作，肖汉的一举一动，哪怕是一根发丝的轻微闪动都在她的镜头之内。他穿了一身稻草人的米色便装，里边是雪白的圆领T恤，这种浅色与即将来临的冬天不大协调。有一种香味弥漫上空，灵感浮出水面，天与地仿佛两瓣欲吻又分的嘴唇。

薄荷辨认着那种味道，是河边豆麦的清香。

“你像马龙·白兰度。”

他显然不知道。马龙·白兰度，五十年代硬汉与性感的象征，现在早成老头了。

薄荷差点笑出来，怎么搞的，能不能想点纯情的事埃在一杯清水面前，哪怕是一粒细小的沉淀物也显得异常清晰。薄荷一向爱欣赏美男，但是直到现在，一种温情突然不期而至时，她才真正听到了生活的召唤。

她把软盘递给肖汉，气氛始终不对，根本不想谈什么工作，老是想盯着他的脸看。

她发现对方也许比自己更紧张，男孩不知所措时总要点上一支烟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。

薄荷见过很多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男人，而肖汉的目光却像蜻蜓点水一样擦着她的面颊，随即又飞逝远去。薄荷琢磨着他的五官，她擅长画人，拆开来看并没什么特别，凑在一起就像新款的福特Ka型车身，线条流畅，过渡得体。一双眼睛腴腆中包含着激情，就像那种良好的刹车性能：想玩硬的，一脚准踩住；想玩软的，可以平稳地停下来，如同贵妇的拖地长裙。选择一个男人做丈夫，要看他开的车稳不稳。薄荷当下断定：即使他以180公里的时速高速奔驰，她也敢坐他的车。

肖汉要了一杯立顿红茶，薄荷要的是大湖牌的橙汁。她有时也喜欢喝现磨的苦咖啡，但此刻橙汁更能起到润滑油的作用。薄荷觉得她必须不断他说点什么，否则就特别不自在。

“你有二十四吗？”她问。

“二十三。”

“我也二十三。”

“七月？”

“六月。”

闹了半天，她还比肖汉大一个月，真逗。她记得以前好像说过这样的话：她不找比自己小的，哪怕小一天也不成。她一面想着，一面把烟灰缸挪向肖汉那边。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那股热力传到她脸上，耳根像被点着了似的。

“上大学好吗？”肖汉忽然问。

“还行，没有什么好和坏的。”

从刚才的闲聊中，薄荷知道他是中专毕业，不爱念书。不过，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他俩似乎越不同就越有意思。当海尔一波普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横扫天空时，你一定要追究它的来源吗？

“追你的女孩肯定很多吧？”薄荷问。

肖汉发现这是个限定性很强的问题，怎么回答都不太合适。

“没有吧。”

薄荷笑了，一种瞬间的默契往往胜过多年的了解。说不清是哪个切入点迅速打开了缺口，把他俩粘在一块。就像《廊桥遗梦》里写的：“现在很清楚，我向你走去、你向我走来已经很久很久了。”不过这么说有点酸。

“找老婆就应该找这样的。”肖汉暗暗想着。

他是个大胆的赌徒，可以为了一瞬间的印象押上全部赌注。他必须制止她的笑，可她双眉一挑，隐隐一笑，就把别人献的殷勤化为齏粉。她好看吗？是的，还行。不过，他见的女人太多了，“漂亮”早已是个令人麻木的概念。他根本不想把她和别的人对比，那种感觉是 JIN·TONIC（汤力水）里的柠檬，嘴唇里的阳光，超越了生活本身的含义。

她的穿着和她毫不相衬：坠满金属扣的黑皮夹克，浅蓝牛仔裤。尽管他对女人的衣着并不在行，也毫不关心，但他还是数了数她身上的金属扣，一共二十三颗，没错。她的长发令他满意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他不娶短发的女孩做老婆。她上身微微向前倾，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。她皱皱眉，眼睛下面露出一圈淡淡的紫印，眉梢渐渐隐入鬓角，他的心跟着颤动了一下。

“她是个淑女。”

做出这种结论未免有点武断，但最初的印象已经填满了他的意识。乌黑的秀发丝丝缕缕，抚摸着他的心，有些发痒。尽管她打扮得像个摇滚青年，但仍旧掩盖不了那一派淑女气息，犹如岩缝里一刹间透入的阳光。不管她是不是画画的，总之，她和那些披头散发、脏兮兮的嘻皮士毫不相干。不过，她这样打扮也无可厚非，一种不和谐中的和谐，反而更好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具有这种惊人的洞察力，他想大概是喝了红茶，茶叶总是能发人深省“我这人没什么心眼，宁可天下人负我，我决不负天下人。”

肖汉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，他急于要把他的真心放在她的手心。现在说这种话的人太少了，谁也不爱用高标准给自己下套儿。他觉得自己说了一大堆废话，但他必须保持一种状态。

薄荷吸一口凉丝丝的橙汁，如同品味着早晨清朗的空气，她没有仔细听他的话，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地印在脑子里。他的脖子挺括、直率，简直可以说是憨厚，贴上去的感觉一定很好。

薄荷感到脸红，可是无法将视线移开。她很快就知道了很多情况，他父母都是军人，有个姐姐嫁人了，他开的私营公司在昌平，最近正赶制一批不锈钢的啤酒桶，他去过缅甸……薄荷想起很多年以前，她喜欢上一个男孩是因为他有一双好看的手，不过，后来让她厌烦的也是那双手，她发现他心里有一条很难看的疤。

“你喜欢看足球吗？”薄荷问。

“当然了，国安是每场必看。这星期天跟申花，看吗？”

“看！”

“那我去买票。”

“带两个女孩行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

他真有本事，况且还这么小！当无数男人连给老婆买一条围巾的钱都没有时，他却在轻松地嚼绿箭口香糖。一个有钱的小帅哥，简直是女人择偶的模子。长得精神的小男孩没钱，有钱的老男孩没模样，他可是个全能冠军。

“幸运写在你的脸上。”

薄荷有一种预感，他的好运一定会传给自己。有人说看男人有没有钱不看西服，要看袜子，因为那套西服也许是一百零一件，是千人一面的道具，薄荷知道这样想很庸俗，但她还是忍不住用余光瞟了一眼，沙发挡着，没看成。

“吃饭吗？”

“以后吧。”

时间就像出租车上的计价器一样飞速跳闪。薄荷确实饿了，但她觉得保持淑女的矜持是必要的。

“我送你回家。”肖汉说。

薄荷蓦地一惊，这话说得真甜。长期以来，她觉得只有活在玩笑里才是最真实。看看周围的人吧，谁还会在乎什么。英雄就像复印机里的美女，被复制出来的万种风情早就失去了它的原始意义。肖汉是个英雄，他哪怕受骗一千次也会对别人好。而她呢，正是骄傲和聪明阻止她爱别人，因为她怕受骗。可这样，她反倒轻松了，因为她是大众中的一员。英雄是那样显眼，他必须独自受苦。现在薄荷终于明白，她没有别的信念，相亲相爱才是她的理想。

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样自然，仿佛丈夫了解妻子的习惯一样。

他的车是深蓝色的捷达——最新的捷达 CT 型。

“我给你开车门。”

薄荷再次笑了，年轻的心到底装不下多少深沉。他这样做会把女人宠坏的，蒙田就拒绝给女人开车门，他说只要开一次就要开一辈子，女权主义已经搞得过头了。

肖汉倒车、换挡，在暖融融的阳光之下朝薄荷家驶去。薄荷觉得他仿佛不是在开车，而是在尽情吹奏一首萨克斯金牌舞曲，就像和女人做爱一样驾轻就熟。

女人的美在钢筋水泥中尤为显眼，成为众人目光的漩涡。捷达跑在金光大道上，新的液压助力系统没治了，再加上 BEYOND 的老歌，阳光在人的血液里作怪。

肖汉想起威哥经常给小蜜送“情人弯儿”，女孩的笑声像下酒小菜一样清凉可口。

他看了一眼旁边的薄荷，她不是那种特别靓的女孩，但她有一种美，舒适、安闲，就像那可爱的名字——曼妥思薄荷糖。

她捋了捋头发，肖汉瞥见她挺秀的脖颈，细小的绒毛在阳光下熠熠闪光。她戴了一根很细的 18k 金项链，像头发丝似的。脖子一定很凉，腰也很细，呈现着恼人的曲线。肖汉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赶快将视线移开，仿佛再下去就要冒犯神灵一般。等红灯时，他一心盯着小店外面黄底黑字的“粘鼠胶”广告，可是没用。

再次启动时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喝点矿泉水了，空气里有一种薄荷的甜味。新捷达虽然还是 1.6 升的排量，可最高时速能达 180 公里，一点油，车就一个劲儿往前窜。

“到了。”薄荷莞尔一笑。

天啊，这么快！世界对肖汉来说，一下子全变了样。

“我给你开车门。”

薄荷又吃了一惊，她看到肖汉跳下车，已经站到了她的右边，像酒店

恭敬的门卫。

让一个大男人这样隆重地宠一回，实在不在做女人。

“记得住这座楼吗？”

记得住！

薄荷轻轻扬了扬手，径直朝大门走去。

“我怎么会遇到他？”

是啊，多年的梦轻飘飘浮游空中，没有附着物，她只好崇拜某个外国球星。前世修五十年可以同舟，修五百年才能同床。小时候看铁臂阿童木和一休的时候，谁会想到今天的奇遇呢？她听到身后发动机的声音，暖融融的阳光依旧熨贴着脸颊。

北京，一座古老而充满激情的城市！

2

明天是黑色星期五，肖汉心里堵得慌，六点刚过，他就钻进威哥开的毛家菜馆。这个月接连走背字，坑你的人往往是朋友，比如威哥。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可有时候多个朋友多堵墙。“国徽”、“麦穗”抛上抛下，他还是看不到一丝希望。朋友毕竟是朋友，况且威哥也有难处。他们就像一群偶尔飞上同一棵树的鸟，相互依偎，藉彼此的羽毛和体温来抗拒严寒和恐惧。

肖汉想象着威哥迫于压力，从千头万绪中把自己拽出来，首先了清他俩之间的事。

他感到一阵轻松，不过明知这是扯淡。那样做他觉得对不住朋友，好像是个到处要嘴吃的孩子。嘿，谁欠谁的钱呀！

他皱着眉推门进去，馆子里没有散客，全是哥们儿。正中一张水曲柳桌子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酒菜，像给灶王爷上供似的。

“谁过生日啊？”他问。

“待会儿就知道了。”

大伙笑而不答，神秘兮兮的。

肖汉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决不会在这当儿破坏威哥的兴致。崇拜往往会使男人把目光聚到一个人身上，这些年做生意的本事都是威哥教给他的，那会儿在缅甸人家嫌他小，是威哥拉了他一把。

威哥说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像个商人。

“有什么新闻吗？”

“马拉多纳又吸毒了”

“他不是没事了吗？”

“瞎折腾什么呀。”肖汉说。

“这孩子的脑袋还处在‘任天堂’阶段。”刘军大笑。

肖汉也笑了，这就是他不能把朋友从心头抹去的原因，即使他们放肆、粗俗，仅仅“朋友”二字就是一种从心眼里抓人的东西，一种铁打的默契。

大伙聊起女人，一个个叫苦连天。女人的欲望就像个不断吃币的游戏机，男人的呢？女人是祸水，似乎铲除了她们世界才会太平。

“现在的女孩都太精，你说请她打台球，她马上会问你是打斯诺克，还是美式落袋。”

“没结婚后悔一辈子，结了婚后悔半辈子。”

“当女人真舒服。”

“做女人真好。”刘军嗲声嗲气地学着广告里的腔调。

他滔滔不绝地倒着苦水，说在中国做女人最舒服，妇女解放搞得多彻底呀，她们吸收西方的女权，同时继承东方女人的传统地位，又让丈夫养着，又跟丈夫闹独立，中国男人大概是最受迫害的。

“男人其实就是难人。”威哥叹了口气。

肖汉点上 555，他讨厌威哥那一脸倒霉相，好像被女人逼到了墙角。今天晚上说什么也不能再见面了，找机会摊牌。

“要想做生意，首先得学会怎么欠债。”

想不到刘军头一个冲威哥开火了。

“你小子鳖精喝多了。”朱小东刺了他一句。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威哥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，觉得众人箭一般的眼光追逐着他，要将他剥得精光，一种巨大的疲乏感像钳子一样夹住了他衰弱的头。

“你们说这回国安能赢吗？”肖汉打岔。

他解开上衣扣子，感到一种文火的煎熬。没人响应他，这种抵抗是行不通的。

“威哥——”

女人的声音。门外传来“咚咚”的脚步声，大伙纷纷掐灭了烟，隆重地整好衣服起身相迎。还真像那么回事，他们有个好习惯：一定要在外人面前把自己朋友的面子给足，别管刚才发生过什么。

威哥把一个细高挑的女人让进屋，脸上躲闪着莫名其妙的尴尬，大伙反倒会意地笑了。肖汉发现那女的不是威哥的媳妇，下巴立刻脱臼了，他望着窗外，555 浓白的烟柱撞在冰凉的玻璃上，无力地四下逃逸。

“威哥怎么这样！”他忿忿地想。

不出所料，那女人很漂亮，但她是镶嵌在珍珠翡翠里的一口粘痰，口红的颜色像锅烟子似的，还有那灰白的脸色，像从冰柜里取出的冻肉。

“生意火吗？”女人问。

“这阵子餐饮业都不景气。”威哥垂下头。

“特色菜被掏空了。”

“股市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天桥百货跌了 1.6，北人股份跌了 1.98，北京比特爬了 3.43。”女人如数家珍。

她说自己不透支，不做那些风险大的品种，只在下跌空间较小的股票中玩玩，那种老练的神态全然不像个女人。

“我就玩点垃圾股。”刘军瞟了她一眼。

“她还真行。”肖汉暗暗想着。看得出来，威哥也很服她。说到底，男人都喜欢风情万种的女人，但他们又要在女人身上加盖私人印章，场面上的女人很随意，可她们是裹着无数男人的浊气向你走来的。除非两种人不在乎：没长脑袋的和嗅觉不灵的。否则只要想点什么或者鼻子好使就全完了，那时女人还会不失时机地笑笑，丝毫不掩饰得胜的喜悦，等男人乖乖地递钱时，

真说不好谁被谁玩了。

“何必呢！”

肖汉生着威哥和所有男人的闷气。男人到底是主子还是奴才？

靠钱来侮辱女人，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。

他记得从前威哥老说自己有个好媳妇，现在怎么这样！瞧他还假模假式地戴条花领带，头发上喷了半斤发胶，苍蝇上去都得劈叉，什么东西！肖汉感到头顶上有一把小锤敲击着头骨，磨砺着神经。他不否认每个男人都有欣赏美女的爱好，包括他自己。女人以为男人一旦爱上自己就会对其他女人视而不见，那正是她们天真的地方。美女就是正餐后的冰淇淋，好男人是不用老婆管的，他会掂量着自己的胃，想到消化不良的滋味。

大丈夫看到冰淇淋后反而会更加清醒，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——那白米饭一样纯朴的老婆。

女人说自己叫丽丽，大伙都明白这是一种即兴发挥。她们真正的名字可能比“秀清”、“雅萍”还要平淡、没劲，爹妈给的名字早就和贞节一起扔到垃圾桶里了。明天可能叫草莓或者菠萝，怎么啦？像发牌似的，甩掉一个男人就丢掉一个名字，反正大家都在玩，只有骗子是真的。

在男人面前游刃有余标明着丽丽的价码，很多人活动心思了，说不定她还挺仗义的呢。看得出，威哥找她也是要办事。丽丽只涂了口红，这倒使她看上去真实一些。她听着男人们大谈商场趣闻，只是微微抬一下头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飞快地斜瞟一眼，手起刀落，绝不留情，好像黑社会老大听着属下微不足道的冒险故事。刘军最讨厌女人这种喧宾夺主的架势，她已经在精神上把他们调戏够了。可不得不服啊，现在女人做生意不靠姿色，她们确实贼精。再说，男人要是看上哪个女的，干脆就长包她，绝不会把生意让她。

丽丽给朱小东上了根烟，他躲躲闪闪的，丽丽一撇嘴，说：“瞧你吓的，我又不是卖粉的，还能毒死你。”

“来，干吗不喝点！”

刘军冲其他人使了个眼色，大伙立即明白了。别的比不了就比酒，反正威哥不会拦着。别来酸的，干脆就上红星二锅头，几个人手脚利索地用矮粗的广口玻璃杯在桌上撂了长长的一溜儿，那架势就像杨子荣进威虎山似的。

肖汉滴酒不沾，他要开车，再说大伙也拿他当小孩。他不断看表，等这娘们走了，必须和威哥急一回，就冲他背着老婆干坏事也得跟他急。

丽丽似乎有备而来，嘴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汕笑，她端起酒杯，猛地一抖腕，一饮而尽，还卖俏似的用食指和中指把酒杯掉过个来。

“今天不干可不行！”

紧接着一杯又一杯，丽丽来者不拒，酒到杯干。她发现肖汉一直闷闷不乐地戳在那里，像一听没有开盖的生力啤酒。想逗逗他，不敢，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架势，如果馆子里全是这种人，她没准会说出真名的。像她这样的女人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老于风情的，谁是完全不禁逗的。哼，我才不冒这个险呢。她脸上露出的那种千载难逢的真情，随即化作无所不知的冷笑。

肖汉发现那女人的睫毛像蚊子的长脚在他脸上叮来叮去，他使劲挠了一阵，觉得自己干脆是只发了霉的蓝皮鼠。她长得确实不赖，领口开得很低，胸罩带露了出来，可怜巴巴地挂在锁骨上。

夹在这伙人当中，肖汉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，空气沉淀到头顶上，他与一种可怕的力量对峙着，孤军奋战。沉重的气流默默堆积，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力量围上来，把他和其他人隔开。朋友们似乎在无声地叫嚷、嬉闹，云里飘似的，像电影中的慢动作在一瞬间定格。

“找个女孩多好，我爱她，她也爱我。”

“女孩”这个尊贵的称呼只能献给配得上它的人。在“女孩”和“女人”这两个词上，肖汉成了斤斤计较的语言学家。他腾地一下站起身，推开窗户，凉丝丝的空气追逐着他的思绪，孤独而美丽的路灯坠在天上，如同一只又一只扑火的飞蛾……蓦地，他依稀感到一个女孩温情的呼吸，一团乌油油的秀发流淌而出，薄荷那双晶莹闪亮的明眸镶嵌在夜空之中。有一种温热的东西浸润着眼眶，这是今夜唯一一丝实实在在的感觉。莫名的忧伤掺在空气里，他怕自己尝不到上天赐予的甘露，越想得到就越怕失去，说不清，实在说不清。

“我和我追逐的梦已擦肩而过……”他轻声哼唱着。

丽丽尖利的笑声像油锅里的水珠，几乎每个人都喝多了，却脸红脖子粗地紧攥着酒瓶不撒手，她一个人就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。

没辙，喝酒又输给人家了！女人挑大梁的时代，男人他妈就是活生生的道具，陪客！

丽丽的肩膀不住地乱颤，像个小孩在庆幸阴谋得逞。

“过来。”刘军冲肖汉招手。

他知道肖汉的酒量，想让他来救驾，干脆说是让他为脆弱的男人阵线挣点脸。

肖汉鼻孔里出气，霍地抖出一张《精品购物指南》，大声念着二手货广告，气得刘军像瓮中之鳖。他知道刘军会说他不给面儿，老子就这样，跟女人逗有什么意思！这就显出你是男人了！一帮孙子！我开我的车，谁也别想改变我！

丽丽忽然不笑了，猛地又灌了一杯。

一阵细碎的敲门声。

谁呀，店门早就关了，这会儿不会有吃饭的。

肖汉只好站起身去开门，那帮人早成了肯德基里的土豆泥。

“糟啦。”

他感觉好像有一把斧子劈着他的太阳穴。

威哥的媳妇来了！

他就像见到活鬼似的，想用身体挡住门，可心里发虚，还是让开了。

“嫂子。”他叫了一声。

“唉，好久没见着你了！”

威哥的媳妇像个姐姐似的拍拍他的肩膀。他们只见过两回，可他对她印象很深，因为那种贤妻良母的微笑。

肖汉感到心头堵上沉重的铅块，气流的堵塞与排空冲击着耳孔，他像一个随时准备接受体罚的小学生。一种难过的情绪攫住他，为天下所有爱丈夫的女人。

“你在这儿……”威哥的媳妇阿兰喃喃地说。

肖汉知道阿兰已绕到身后，可他分明看到了那双眼睛里的哀伤与无可奈何。

威哥也是活该，他会遭报的！

肖汉猛地转过身，想看看威哥的嘴脸。他呆住了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是威哥吗？这个又高又壮的汉子一下子开始苍老了，时间像粉笔沫一般抖落在他头上，一切仿佛停滞不前了，刚才面孔上的红色被陡然抽去，呈现惨白的可怖模样。

这里边一定有鬼！威哥好像有预感似的，男人要是存心搞女人绝不会这样！

沉默像一瓢凉水浇得所有人都清醒了，连朱小东、刘军他们都找不着舌头了。还是丽丽反应快，她摆出女主人的架势。

“来，这边坐。”她招呼着阿兰。

大伙都听说威哥的媳妇是个有里有面的人，今天一见，确实不同凡响。尽管阿兰心里翻涌着惊涛骇浪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

丽丽从那身清淡的衣着中猜出阿兰的身份，贤妻良母是她们的天敌，男人正是被这两种女人不断争夺着。所以，丽丽最懂得怎样伤害她们。

“威哥这几天确实很忙，嫂子别见怪呀。”她那风骚的鼻音像马蜂的毒钩子。

阿兰不上钩，不管发生什么决不和这个女人搭话，最高的轻蔑是无言。威哥真是活该，抢这点时间差不是活受罪吗！

肖汉真想现在就和他摊牌，让他尝点雪上加霜的滋味。算啦，为了阿兰，还是算了吧。

“敲牌吧。”朱小东提议。

除了丽丽，没人响应。

阿兰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威哥，除了他，世上仿佛没有别的男人。威哥就是她的青春，她的贞节，最初那十一米的平房，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卤蛋……如今已没人拿这些事当香饽饽了，但这正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。

他隔三岔五才回家一次，而且总要耗到半夜，就为了这些女人吗？他不是这种人！

威哥的喉结像被小鬼掐着，幸亏有朋友在，否则……五脏里的热烙铁搅动起来，他知道阿兰正遭受着痛苦的啃啮，她要是破口大骂就好了，可她偏不！

老天爷，您饶了我吧！让她走吧，我实在没辙，我……您开个价吧！

丽丽在最要命的时候帮了他，一条白嫩的手臂攀住他的脖子，随即在宽阔的肩膀上游走，像条慢慢爬行的黄鳝。天底下，总也少不了这些无耻的连体婴。不过，无耻总比痛苦好些！她爷们就这么缺德！

威哥感到心里有种东西在迅速下沉，这条柔软的手臂于他毫无意义，他真正想要的就是紧紧搂住妻子！紧紧地！

阿兰仍旧一动不动地望着他，她知道他这是在折磨自己，她怀着强烈的爱望着他：你这是干什么！

“你先回家吧。”威哥说。

威哥了解妻子，他被那种天生的执着所感动，但正是那种坚贞不渝害了他。一个女人在荒野拉屎，她愿意让心上人看见吗？

阿兰到底是个好女人，她懂得分寸，一声不吭地朝门口走去。

所有在场的男人都抬起头来，献上肃然起敬的注目礼，他们什么样的美妞都见过，却分外迷恋这种女神般的光辉。这是一个更加可怕的女人，一

个不战而胜的女人！

再坐着装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，男人们纷纷站起来，表示无言的反抗。他们默默地跟在阿兰身后，像是护送贵宾的仪仗队。

肖汉和刘军也跟着出去了，等大伙走远，刘军忽然想起忘了带手机，又和肖汉一起折回馆子。

进门的时候差点和丽丽撞个满怀。

“装什么孙子，看来什么都得打假！”

丽丽手里攥着一叠票子，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地骂着，像诉苦似的。

“给你钱没有，滚蛋！”

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使刘军大喝一声，也许是阿兰给了他勇气，真正的女人永远都会帮着男人。刘军想不到他会借着女人的力量战胜女人，那又怎么样！他只服从一个权威——真正的女人。

丽丽灰溜溜地走了，她搞不明白今天晚上怎么折在这儿了。

刘军不愿搭理威哥，拿了“爱立信”就冲出门去。

最后只剩下威哥和肖汉两个人。

一种默契迅速把他们粘在一块儿，如同两个裸身相对的男人。

女人之间的事情不好说，但男人自古就能体谅男人。

“我……”威哥欲言又止，脑袋快扎到裤裆里了。

“你这是何苦呢，”

肖汉太了解威哥了，更懂得男人宁可吃哑巴亏也要保全面子的道理。

威哥甩头，重新打起精神，速度之快令人惊讶，像川戏中的变脸。

“咱俩那事肯定得解决，你再等等。”威哥说。

肖汉点点头，但心里明白，这一等就是猴年马月了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“一旦做了生意，一切日常的伦理道德就都不实用了。”威哥从前对他说的话回响在耳边，现在他才掂出这句话的份量。到了这会儿仍然精神不倒，还拉得下脸来，威哥是个真正的商人，佩服！不过有些事他肖汉永远也做不到。

肖汉没和威哥打招呼就出了门，让威哥一个人静静有好处。夜色像一颗游魂笼罩在都市上空，饭馆已经打烊了，菜市上成捆的大白菜在隐约的乐声中飘然欲举，卖烟的老头扯着破锣嗓子沿街叫卖，红塔山，万宝路，生活像一艘飘忽不定的船。

肖汉感到自己浑身发飘，抓不住一点实在的东西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似的。拐角的街心花园里有一对少男少女紧紧搂着，刚上高中的样子，女孩穿着浅藕荷色的背带裤，一头短发乱蓬蓬的。

男孩的脸被女孩的头挡着，看不清。

肖汉想转过头去，可脖子依旧梗着，他知道自己并没什么好奇心，只要打开电视，随时都会演出这种镜头，何况中学生的控制力很差，好不容易在一起，就像小猫小狗互相乱啃。那不是爱情，而是荷尔蒙的放射。他之所以一直盯着他们，只是想试探一种渴望，对幸福本身的渴望。女孩肩上的一条背带滑了下来，男孩手忙脚乱地按住她的腰。

还是小孩有意思，他们不懂得爱，但毕竟有感情掺在里边，如果是一对场面上的男女，肖汉根本就不会去看。那是一种操作性的东西，两个熟练工种的技术交流，就像金属的碰撞，没有交融，没有温情。

肖汉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一种醉意超越了欲望，从心底油然而生。他又

朝那边看了看，两个小人已经挪到松树后面去了，只能从缝隙中看到那拨浪鼓似的头。他像个贪吃的孩子，吮吸着最后一丝甘露。

干吗不给薄荷打个电话？干吗像个呆子似的傻站着？

可……

3

薄荷，曼妥思薄荷糖，头发丝似的项链，细嫩的脖颈焕发着内秀的光泽……仿佛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就像丝绸之路上飘渺的驼铃声，由远及近，由近及远……楼兰古国揭开神秘的面纱，讲述着封存已久的爱情故事。

必须抓住点什么，宝贵的东西总是转瞬即逝的。“流连于舒适的购物大道，尽情感受潮流脉搏，逛累了，在流行的咖啡屋轻松小坐，浏览窗外的摩登男女。小歇后，蓄势待发。这就是新加坡。”

他想起旅游公司的广告词，那是幸福吗？那只是新加坡。“幸福不就是每天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吗。”忘了是哪种油的广告，这更贴近他对幸福的理解。

why not？

手机没电了，他找到一处公用电话，在一家小杂货铺外面。

“康师傅”。“美厨”。“统一”。“营多”。“新人类”……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方便面，有防腐剂吗？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，双汇，还想葛玲吗？葛玲是谁，金帝巧克力，献给最爱的人，可大家都爱吃德芙。华贝康橙，有点酸，得加点糖，柯达，富士，保护国货，我偏用乐凯！红牛、舒跑、雪碧、美年达，还是小时候的北冰洋最好。

干吗呢！嗯？

什么时候变成一个为消费者权益奔走的老记了？

他摇摇头，半天拉不开栓，电话像个红色的怪物，随时会喷出火来。十点零七分，她肯定在，好女孩这会儿都在家，有点晚了，不过也许她还在画画。

“小伙子，这会儿没人，可劲儿打。”

热情的大妈拉了他一把。

他果断地拨了号码，通了，滴答的声音像他狂跳的脉搏，她本人接的。他想和她贫几句，刘军最擅长这个。他要求自己温柔一点，再温柔一点，可心里想说的话还是进了桑塔纳车间，甩出一个硬梆梆的金属外壳。

“明天我想请你吃饭。”

“几点？”

她竟敢冷冰冰的！

“就是五六点钟的时候。”

“嗯……五六点……好吧。”

她的声音那么冷，在“新大陆”的众多冷饮上跳来跳去，那股缓慢的劲儿真难拿，像把小刷子擦着肖汉的腋窝。

她是不是在敷衍我？

挂上电话，肖汉仍然不放心似的，管他呢，反正她答应了。

“有零钱吗？”大妈问。

“没有”

他摸了摸兜。

“要一包 555，再要一条曼妥思。”

“润喉糖也不错。”

“不，就要薄荷！”

太阳昂首挺立，在薄荷的画布上洒下光怪陆离的彩条，好像雨夜的霓虹灯，泛着松节油的香。应付画廊的那几幅画扔在一边了，她现在只想画点真正想画的东西。

“蒙田的画室跟狗窝似的。”小羊说。

“可有不少女人流连忘返呢。”

“他怎么没有女朋友啊？”

“谁跟他呀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”

薄荷一边说，一边矫正乔丹的姿势。她没钱雇模特，只好把三个好朋友小羊、乔丹、蒙田轮番画个够。眼下蒙田这个准画家不在，女孩们拼命挖苦他。

“蒙田怎么不想着挣点钱啊，他现在这德性哪样都拿不起来，要是在八十年代还行，搞艺术的，听着挺飒的。”

“最好是找他这么个男朋友，再有一个专门替我买单的。”

乔丹毕业以后留在哲学系当助教，小羊说这样很不利于找对象。女人就是女人，干吗弄得跟男人似的。

“我说你就是神经病，房顶漏水找几个男的帮忙不就完了，干吗自己蹬梯爬高的瞎忙乎！”小羊冲乔丹说，“女人就应当利用女人的优势。”

“你以为那些男的愿意白帮你呢。”乔丹耸耸肩，她觉得那孩子永远长不大，老以为男的都得围着自己转。

小羊说乔丹该做皮肤护理了，她才真得了美容师的职业病呢，让那双挑剔的眼睛一照，美人就绝种了。她和男朋友小廖好了半年，她坚持说是试婚而不是同居。

薄荷的画体现着她这个人的精神：在实用主义的基调上点缀着理想。工艺美院的学生都有点旁门左道的意思，画油画不是他们的专长。薄荷一点也不清高，她不像蒙田那样，总画一些让人看不懂的东西，她想的是首先养活自己。

小羊蹲在地上把薄荷的绿画夹打开，翻着里面的习作，她说要是嫁个好主就不上班了，整天奔波不是徒劳吗。“应该把那些烦人的事都甩给男人，昨天我玩游戏机时看见一个俊妞傍着个胖子，她大概是存心的，好几十个币一会儿就玩完了，胖子屁颠儿屁颠儿地去买币，看着真可怜。”

“花男人的钱也不舒服，到时候还得交账呢，”乔丹说。

“嫁给他不就完了？”

“大款都多少岁了，再说一般人哪儿见得着他们呀。别看他们有钱，可他们也穷，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，只能到老了再享受，可是老了还有什么用埃”乔丹比小羊更能领会薄荷的意图，而且她有时自己就能摆出好看的姿势，特绝！她个高，肌肤的线条比一般女孩硬一些，但这样更好，反而有一种将得夷止的美丽，像黑人名模坎贝尔那种感觉。

穿衣服的和不穿衣服的乔丹简直是两个人。

乔丹的丰满刺激着其他女孩的自信心。

她怎么没有男朋友呢？

薄荷喜欢搞心理分析，如果不当画家，她肯定去做心理医生。

很多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是因为在异性面前缺乏信心，按说乔丹不属于这个问题，那就是有什么心理障碍，她有时偏激得要命！

薄荷熟练地调色，不断在深色里加白，她喜欢把画面搞得很亮，不要那些阴暗、晦涩的东西。乔丹穿了一件苹果牌的琥珀色高弹紧身毛衣，美极了，就像是欲望的颜色，原始、朴素，却蕴含着火一样的热力。

“你说多少岁结婚合适？”薄荷问乔丹。

“这说不准，要是打算当贤妻良母最好早点。女人二十左右是鲜花，二十五以后是干花，三十岁是标本，四十以后就成草木灰薄荷和小羊对望了一眼，乔丹这个比喻够让女人寒心的，这么说她们都没几天蹦头啦。

“男女就是不一样，有时候觉得男人长皱纹也挺好看的，皱纹有一种力度，可女人就不行。你看日本的女明星越来越小，二十以上的就没戏了。”

小羊把头往后一仰，弄得沙发吱吱作响。

“这个社会就是个男权社会，一切价值观、审美观都是为了适应男人的口味。”

乔丹越说越起劲：“‘女强人’这名就是丑化女人的，男人嫉妒心也持强，尤其爱嫉妒老婆，一家子还这样，多蠢哪！”

“俩人要有感情就不这么想了，”薄荷用手揩去笔上的油彩，“成熟点的男人不喜欢小女孩。”

“关键还得苦练基本功，”小羊坏笑着，“中国男人那点精力有限，好些男人变花就是因为老婆太死板。”

是啊，历史上的女人爱走极端，不是哀怨的秦香莲就是害人的潘金莲，谁要能将秦香莲的贤德和潘金莲的风流集于一身，她就是女人中的女人。

“好女人就是一本百科全书，妻子、情人、母亲、女儿、朋友、谋士……哪种角色你都能上。”薄荷想了想又说，“不过得看这男的有没有激情。”

“我表姐说结婚就是抽死签，现在她就是个免费保姆，那男的什么也不管，成天等吃等喝的。”小羊愤愤不平他说。

乔丹乐得肩膀一颤一颤的，传统家庭没戏啦，独身、单亲家庭、同性恋、丁克家庭、婚外恋……就像海尔层出不穷的新产品，联合起来声讨一夫一妻制。

薄荷重新拾起画笔，抱怨有什么用？还得先有点本事。她就要出名，那有什么不好！

蒙田口口声声说淡泊名利，其实他比谁都想窜红。陈逸飞画展撩起她心头的火焰，她可不想当梵·高那种死后扬名的倒霉蛋。

她用笔尖细心点染，乔丹肤色发黑，可她不想把调子降下来。

“高更的画有一种歧视女人的倾向。”她说。

“你说的恰恰相反，亏你还是画画的，高更把女人尊为大地，他总是用黑糊糊的泥土色来画她们，那正是对女性至高无上的崇拜。”

乔丹做了个得意的手势。

这个乔丹，让你不得不服！

阳光如同一个大胆的情人，肆无忌惮地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。调色板里的蓝色明亮清澈，仿佛秋日下无云的天空。

“你和小廖怎么样了？”薄荷问小羊。

“怎么说呢，他就知道我最简单的功能，年轻漂亮，会玩，就像买了586只会打字一样。”

小羊脸上呈现出一种难得的深沉，说到自己的事就不那么好玩了，她一边哼着张惠妹的歌，一边蹲在墙角帮薄荷收拾扔在地上的颜料，这种居民楼总是不能彻底解决隔音问题，邻居打得正欢，重物在床板上乱滚的声音，盘碟的摔打声，婚姻疲乏期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早晚喂狗，人到中年，倒霉。

“他是外地人，你们家同意吗？”

“还没扯那么远呢。”

薄荷听出一种弦外之音，那是爱情吗？小廖也许只是利用小羊。一个外地人，又是搞音像制品的，哪儿有安全感呀。

这种男人，闯入你的生活，占有你的心，然后冷静地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，到头来火车站见，留几滴鳄鱼的眼泪。

“最近我就关心那几只克隆羊。”乔丹说，“我对人都失去信心“不至于。”

乔丹拿起《南方周末》专注地读着。

无性繁殖是指不经过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，只用一个生物体产生后代的繁殖方式。西方宗教界对此持异常激烈的批判态度，称这是反人类的行为。

“母系氏族早晚统治世界，”乔丹自豪他说，“这些羊就说明了一切。”

“别让她妈听见。”小羊小心提醒着。

“没事，她上课去了，几十年不变的英美文学。”薄荷说。

“你爸怎么样？”乔丹问。

“还在基地。”

“父亲是导弹专家，女儿是捣蛋专家。”

薄荷盯着画布，有时认为作品伟大极了，那种天才简直叫人害怕，有时又觉得一钱不值。她需要一种热情，就像肖汉的脸，腴腆而富于激情的眼神，迷茫而又执着的神态，真正的勉惑介乎于天真与成熟之间。

她想起一些事，碎片似的记忆开始自己拼凑起来，由点到线，串成一个个三维动画。

什么叫爱？谁说的来青，“爱情是一朵毒化意识的、充满幻想的美丽兰花”。

莫名的美丽和芳香气息将她吹醒，早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，而她对那一天的到来，感觉很怪。周洪的文章特有意思，他说：“朋友见了面，最亲热的问候已经不是吃了吗？而是有了吗？”

有什么了吗？有情人了吗？被问的同志很少有感到被侮辱被亵读的，所以很少有人义正词严捍卫自己的尊严。已经有的同志笑而不答。暂时还没有的同志也会笑而不答，显得跟有了一样。很多人在述说自己没贼胆没贼力没贼窝时，实际上是在一种时尚的压力下，给自己寻找清白的理由。”

那篇文章叫“情人走上桌面”，有点绝对了，不至于，不过很多女孩对是不是姑娘的问题有些含糊其词：说不是，太疯！说是，冷淡，怎么都不好伺候。

都有病吧？

乔丹和小羊的声音开始清晰起来，她知道刚才走神了。她们在聊女人

的欲望，这回乔丹和小羊找到共同语言，乔丹的集体宿舍里聊的比这还荤呢。

“其实女人需要的是爱抚，传统的性行为只是为了生儿育女。”

小羊叨叨着，她嫌《南方周末》上的性知识只讲了一半。

一定是小廖改变了她，从前她渴望的是一种被男人侵犯的快乐，薄荷想起黛米·摩尔演的那个片子，美国女人真行，心和嘴是一致的。听说，美国电视凌晨一点的“午夜谈”节目专门请被女人骚扰的男人诉苦。有钱的女人找应召男郎不是什么稀罕事，美利坚特色。

“一切价值需要重新评估了。”

乔丹老想把自己打扮成尼采。她告诉小羊“贞节”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，女人更了解女人的心思，不过现在只有少数知识女性能懂这个，大多数国人还得再等二百年，有文化的男人指不上，他们习惯把女人踩在脚底下。

她说这话时，真有点像高更笔下那些黑不溜秋的女人。乔丹是相当丰满的，甚至超过画报上的洋妞，简直让人吃惊，特别是当她刷地一下脱掉衣服时，能给人带来一种巨大的视觉冲击力。尽管看过无数回了，小羊还是要尖叫一声，对乔丹身体的崇拜已经成了习惯，像强迫观念一样。

最新的巴黎时装推出很多暴露的玩艺儿，没劲，那只能糟蹋女人，性感是一种整体的把握。

乔丹的身体反映着女性美的本质，此刻，薄荷却没有一点欣赏的兴致，乔丹的表情破坏了画面。诱人的线条充斥着无所谓懒散，仿佛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懒得看一眼，那微微下撇的嘴角向人们昭示着：任何事都有时效性，包括爱，而这正是薄荷不能接受的。她想起报上说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公开立遗嘱的事，现在的小孩都怎么了？美国有一对恋人将刚生下的孩子打死而弃之而去，不想好了再生，搞什么骚啊？

日头偏西，薄荷在画布上辨出时间。

“糟啦！”

薄荷立刻手忙脚乱起来。

“我给你看着表呢，”小羊尖声叫着，“还一小时。”

“这孩子要约会，看把她急的！”

薄荷脸上抹了酸奶，睫毛上涂着鱼肝油，趁水开时蒸蒸脸，省时间，纯天然而且是废物利用，这是值得推广的灰姑娘美容法。

“长统袜呢，别像两条饿狗似的在那儿站着，还不帮着点，穿哪件？红的还是黑的？”

“别穿这双鞋，跟性感不沾边，小羊，把那双给她拿来！”

女孩在这时候都是一个样子，就像《魂断蓝桥》里的玛拉，一头四处乱撞的小牛，偶尔闯入围牲口的栅栏，被手拿热烙铁的女伴追着。女人的脸在约会前就像一堆材料进了加工厂，这儿添一笔，那儿弄一下，最后五脏俱全地滚向传送带。

女人打扮起来就像吸毒一样。薄荷精干此道，男人需要带得出去的女人，不过别太漂亮了，那会让他心慌的。

一切折腾完之后，还有二十分钟。

薄荷松了口气。

“你好了，我可倒霉了，一惊一乍的！”

小羊抱怨着冲向厕所。

“虚了，整天往厕所跑。”

“别笑，你那位也上厕所。”

十八岁以前，乔丹这句话最能毁人了，上厕所多丢人呐，足可以毁掉一对热恋的情侣，后来适应了唯物主义，这人要是不上厕所，准是尿毒症！

“人其实都是装卸工，装一点，卸一点，整天为消化道两端而忙碌。”

乔丹仍在阴险地糟蹋爱情，薄荷的心已呈真空状态，任她胡说吧。

“你去刷牙吧，用高露洁。”

尖利的电话铃声敲在薄荷脑门上。

“我是肖汉，我到楼下了。”

“我马上下来。”

薄荷背上双肩背，刺溜一下钻出门去，乔丹的声音像一块热炸糕砍在她后脑勺上。

“矜持点，你是个淑女！”

捷达 CT 型是标准的雄性动物，在 74km/5800 转的功率下可以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爱神的箭射向何方？海尔一波普彗星裹着宇宙的尘埃前来赴约，宝贝，快回头，有人已在老橡树上系了黄丝带。

“你家住几楼？”

“十六层。”

“那你从上边可以看见我。”

古老的风卷着楼兰王国的爱情吹拂人间，奔腾的马群撩起漫天土烟，她绕着谜团一般的石柱跑了几千年，猛然转身，天啊，是你！

他好像变样了，看上去更高一些，“鳄鱼”的浅蓝色经纬线衬衫，孩子气的微笑，“我俩相爱，两小无猜，那爱早已无声表白……”悠扬的女中音从薄荷心底油然而升起，你到底是谁？

轻轻开启的车门抖出迷人的希腊神话：牧神潘想要水泽女神西琳嘉，女神跑到河里变成芦苇，潘折断芦苇，用绳子拴在一起，他用嘴吹，她就发出动听的声音，慢慢地，女神终于屈服了。

薄荷坐进车以后，朝居民楼望了一眼，阳台上探出小羊和乔丹毛茸茸的头，她动作优雅地钻进车。

“有人爱我。”她想。

烟和车是男人永恒的情人，不会轻易抛弃他们，红色的尾灯一闪一闪，犹如睫毛上的点点亮光。女人永远无法理解男人对车的感情。

“你想去哪儿？”肖汉问。

“随你吧。”

“那我拿主意啦。”

魅力也是一种侵略，不用刀枪，而用眼睛。

薄荷悠闲地望着窗外，心里的优越感油然而生。四合院小胡同保持着六朝古都的遗韵，入冬了，工薪家庭兴冲冲地运着十几年不变的“爱国菜”，人们变小了，变形了，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甚至还有些敌意。

车上了二环路。

他们似乎在毫无目的地漫游，这时候塞车是常有的事，只要稍微慢一点，一连串的车都会停下来，汇成一条色彩斑斓的花龙。

薄荷从反光镜里看到后面有一辆耀武扬威的“旁蒂克·太阳火”，黑牌，开车的还是个女的。日产的 CIMA、尼桑、韩国大字、福特 Ranger 从身边滑